

纪念恢复高考 40 年 中文系 1977 级学子再聚首

一盏读书灯 点亮人生四十年

本报记者 芝兰



▲ 编辑中文系刊《红豆》。以中文 77 级学生为主力创办的《红豆》，同北大的《未名湖》、武大的《珞珈山》一道闻名全国。



► 黄天骥教授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



▲ 当年同宿舍的兄弟再聚首(左起：邝亦农、徐伟地、蔡东士、邢志盈、范柏祥、吴承学)。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中山大学中文系 1977 级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每逢入学毕业五周年、十周年纪念都要聚会，即便是定居异国他乡的校友也会尽量赶回来，这个传统从未间断过。2017 恰逢 77 级入学四十周年纪念，他们按照约定再次重返康乐园，感时惜今，怀念曾经的象牙塔生活，也多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悟。77 级是中国社会转折的重要标识，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他们带着求学时磨练出的韧劲儿，一直处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位置，而如今，90 后，甚至 00 后也站在了人生奋斗的起始点上。天涯阅尽，康园归来，中文系 77 级的校友带来“高考改变命运”的横幅，希望能郑重地纪念曾经的历史，也希望把信念和期望传递给后来者。他们的相聚打开了一扇时间之门，关于高考、大学、奋斗的记忆逐渐浮现，在校的年轻学子也在他们的引领下走进了那一段历史，对照过去与当下。

国家指引与个人选择：77 级的两盏灯

中文系点亮了一代人心中的求知之灯、理想之灯，而曾在康乐园中闪耀的属于 77 级人的光芒，也将烛照后来者。

今年中文系 77 级的校友聚会安排在 12 月 11 日，已接近 2017 年的尾声。这是 77 级校友的坚持。四十年前的 12 月 11 日，广东省高考开考，新时代的来临与个人命运的转折，都将从他们走进考场的那刻算起。

中文堂一楼大堂被布置成了一个铺设红毯、点缀着鲜花的礼堂，给冬日寒意渐盛的岭南带来了一许春意。校友们拍照时，按序齿不序爵的原则，请老教师们坐在第一排。77 级校友、中大党委书记陈春声和原党委副书记李萍也受邀参加聚会，对老师们执学生礼。中文系 77 级中，陈平原、吴承学、周小兵、杨煦生等成为了知名学者，更多的人则走出象牙塔，成为国家近 4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蔡东士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直接参与规划广东开放发展；王春美、范柏祥、江艺平是资深新闻人；余瑞金任南方电视台副台长，涉足影视制作；邢志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孙凌燕任《金融时报》副总编辑，两人成了金融方面的专家……无论四十年间取得了多少成就，77 级在师长面前始终是谦逊的学生。

曾为中文系 77 级授课的黄天骥、金钦俊、肖寅喜、陈湛湛等老师走上台发言。金钦俊老师说起四十年前的高考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而他就是当年的命题者。这场考试让中文系迎来了一批才气颇富的学子，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陈平原，他的高考作文甚至被推荐到《人民日报》上发表。“同学们的文章写得好，说明都有独立的见解。”金老师说。黄天骥老师回忆起当年课堂上的场景，犹记得，当时讲魏晋隋唐段的文学史，他投入忘我，简直到了“手舞足蹈”的境界，而同学们也怀着极大的学习热忱，到了期末，有同学捧着笔记来请老师指点，笔迹异常工整，与油墨印刷的相差无几，原来她每次课后，都再精心地誊抄一遍。

陈培湛、肖寅喜老师也表达了对往昔的感怀，文革后高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老师重返讲台，跟同学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求知的兴奋并不亚于学生。“你们是最勤奋、最刻苦的一届。”“你们是我难忘的一届学生。”这些炽热的语言，也反映了 77 级的特殊性，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认为，77 级的特殊性源于他们身上特殊的品质。“国家的指引是一盏灯，而他们的内心也始

终点了一盏求知的明灯。这也是为什么 77 级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当梦想照进现实后，这个年级的学生特别用功，拼命抓住命运的机遇。”

四十年前，77 级在时代转折的关口，国家的指引与个人的坚持合二为一。在校园中，77 级人对于学习有一种争分夺秒的渴求，吴承学教授说，上大学的机会很难得，所以当时的同学都想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基本上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读书。刚刚入读的时候，大家普遍英语底子都不好，教学班分了快班和慢班，所谓的“快班生”就是能把 26 个字母默写全的。为了尽快打牢基础，他们都是见缝插针地学习，当时中大只有一个学生饭堂，打饭要排一条长队，大家就在排队的时候背单词。

临近毕业时，77 级人得以在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上重新规划未来，但他们放在首位的不是物质利益需求，而是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像蔡东士学长，虽然历任省级领导，但毕业时并没有直接进入政府部门，而是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成为了一名记者。77 级中文系班长邢志盈因为看重经济命脉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大胆选择了金融业，之后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而吴承学和陈平原学长则选择了学术。

四十年过去，中文系 77 级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将，支撑了多个领域。“中文就是万金油，什么都行。”也许这只是一句调侃，但是对于中文人来说，这是事实，蔡东士等校友说，在中文系的学习则是他们在各领域发展的立足之本。他们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中都能出色地发挥中文优势。邢志盈学长就是一个跨界的范例。他投身金融行业近四十年，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在中文系的学习；“我们透过语言文学的视窗，开拓了艺术、历史、哲学社会等领域的视野，这得益于中文系一贯以来的良好博学氛围。”

传承与示范：跨越四十年的对话

“四位老师的经历给了我很多鼓舞，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波逐流，要坚定志向，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

中文系党委书记于海燕负责组织校友工作，她和 77 级一起追溯往昔，也谈到了传承的话题。于海燕书记感受最深的一点是，77 级校友关心中文系的未来，他们关注的目光也自然地落在年轻的学子身上。“校友们本身就有和年轻人对话的愿望，这正是举办校友论坛的契机。”

中文系第一期校友论坛于 12 月 10 日晚间举行，参与这场“跨越四十年的对话”的是陈平原、吴承学、周小兵、杨煦生四位学者。他们是曾经的同窗，也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卓有建树的人物。陈平原、杨煦生教授从康乐园走出，栖居未名湖畔，但也常怀归岭南；吴承学、周小兵教授扎根康乐园，亲历了中文系的发展。这场对话让他们再次相聚，也让在场的年轻学生穿越到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史上唯一的开卷考，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等候进入图书馆的长队，随时拿在手里背诵的英语单词卡，这些特殊的历史细节被逐一勾勒，台下的年轻学生凝神倾听，既惊叹且叹。

四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将“中国语言文学”六个字落实得十分彻底，陈平原、吴承学教授在中国文学领域深耕，两人在当代学界并称“南吴北陈”，周小兵教授是中大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开山者，杨煦生教授入乎文学又出乎文学，沉潜于宗教学、哲学，也证明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

在对谈现场，四位教授也谈到了他们因何与

学术结缘。吴承学教授因家学濡染，在二十岁时就意识到，别的事情可能做不好，唯一有自信的就是读书，大学阶段，他沉迷读书，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实现志向的机会。他也告诫在场的学生，要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向充分主动、自由地创造性学习。周小兵教授大二时对语音学产生了兴趣，毕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科。他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也希望年轻人能敢于选择。也是在大二，杨煦生教授读到何其芳的一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把他从文学引向了美学、哲学。“要有保持梦想的能力”，杨教授说，实现梦想的道路可能很难走，但要远胜于无梦之境。陈平原教授身上锐气的更为明显，他敢于跟老师商榷观点，中文系宽容的学术氛围滋养了他批评和思辨的学术精神。他也希望学生都能锻炼出选择和坚持的魄力。

四位学者的故事让青年学子触动不已。一位中文系的博士生说，“在现场感受到四位老师的人格魅力，陈老师的胆识和豪情，吴老师的谦逊与坚守，杨老师对时代命运的关切，周老师独立自主的精神，不禁对 77 级的风华向往往。”

校友工作：提升中文系的精神气质

打开时间之门，曾经的故事依然鲜活，年轻的风华清晰可感，上一代内心的光亮也能照进下一代的人生，这也正是精气神的传承。

77 级校友的聚会，也把中文系今年的校友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于海燕书记说，中文系早已成立校友工作小组，也会探索构建更广泛的校友网络。“校友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人才培养，在这方面 77 级是最具特殊性的。了解老一代学长走过的道路，感悟他们的精神，因为这是中文人内心温度的外现，也是中文人的历史责任。”

精神的影响虽然无形，但校友对谈当天，小礼堂被前来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既有中大的退休教师，也有各行各业的中大校友，更多的是年轻学子。与对谈的题目对应，听众的年龄层也跨越了四十年，这倒能“有形”地证明 77 级在几代人心目中共同的地位。问答环节，一位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 77 级学长发言，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在中大毕业，但也走过了相似的路，言语间带着故人相逢般的欣喜。四十年时间的跨度也予以“校友”称谓复杂的意蕴：对于年轻的中文人来说，77 级校友是学长，也是能予以他们的人生教谕的师长。一位中大中文系毕业，初到出版社任职的编辑若有所思，她说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跟陈平原、吴承学教授有过接触，他们专家的身份总让她心生敬畏，但这次活动让她对两位教授有了亲切感，“理解到他们内心的坚持，才能理解他们对我们这辈人的严格要求，以后要更大胆地向学长前辈请教。”

作为系主任，彭玉平教授也在思考校友工作应具有的“眼界”：“我们要针对不同年级的特点，提炼出不同的实践品格，凝聚为一个系的精神，也提升每一个中文人的精气神，77 级的返校活动就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对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有更感性的认识。”

时代环境不断变化，个体人生阅历千差万别，每一代中文人、中大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和挑战，也形成不同的性情气格。但打开时间之门，曾经的故事依然鲜活，年轻的风华清晰可感，上一代内心的光亮也能照进下一代的人生，这也正是精气神的传承。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



大学 4 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期——经由一系列的试错，你逐渐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愿意做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这个过程，既有日新月异的进取，也含锱铢必较的舍弃。在熟悉美丽蓝天的同时，终于有一天，你会突然明白，天高不一定任鸟飞，翅膀决定了你的高度、方向及路径。这种取舍的眼光与胆识，是大学阶段最大的收获。

作为中文人，要有豪情与激情，但人文学科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达成的，也要有“悠着点，慢慢走”的沉着。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承学



今天的学生要从应试教育转到自主学习，尽可能快地消解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被动地接受与单纯的知识储备等弊病，转向充分主动、自由的创造性学习和思考。学生应该有各种天马行空甚至奇怪荒诞的想象。他们所探索的问题可能既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量化的评价标准。但这正是大学的特点与魅力所在。我想，在大数据时代，单纯的知识学问已经不重要了。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和尝试那些只有人类智慧才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要有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和追寻真理的热诚。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教授 周小兵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这是我参加高考的优势，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从本科开始研习语言学，就是因为语言学有比较强的逻辑性，更符合我的个人兴趣。本科毕业时，学校成立中心教外国人汉语，我学位论文是汉语语法，因此留校当了老师，这也是我从事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学习的契机。40 年过去，大学条件真好；网络畅，资源多，跨学科、国际化、选择与善用，显得更重要。同学们要保持童真，培养怀疑精神和勤问多思的习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的中大校训，蕴涵教育规律和成长哲理，值得一生体验和践行！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 杨煦生



要保持梦想能力。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的规训化以及其他诸种因素的合力，正把人慢慢逼入无梦之境。有梦很累，无梦很惨。梦是人绝对本己的精神能力。在日益无梦的 AI 时代的前夜，如何保持梦想能力和内在的精神创造力，显得意义重大。警惕流行价值。要知道什么是自己绝对不会做的，再想自己最期待的，在前行道路上要考虑“责任伦理”，既要有信念，也要对行动的结果负责。

作为一种现象的“1977 级”

彭玉平

尊敬的中文系 1977 级校友们：

欢迎各位回家！因为诸位的光临，今天的中文堂蓬壁生辉，喜气盈盈。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方来欢迎校友回家，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回家的校友在一个有“家”的感应的地方畅叙过往、畅想未来。在此，我谨代表中文系的全体师生对各位 77 级校友的回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文系的历史，应该不用我多说。在信息时代，整理并列出一串名字，摆出一堆成绩，以落实到“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特色鲜明、人才辈出”这十六个字，其实很容易，但也难免有显摆的嫌疑。这不是我的性格，大概也不是“中文人”应有的性格。我知道中文系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学系，从这里走出去的校友虽然性格各异，各人的人生旅程也各有千秋，但对中文系的关注和关怀从未消失。

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四十年的今天，各位从不同的地方奔向不同的高考考场，然后又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从此开启了诸位人生的新篇章。同时，诸位也与其它高校 77 级同学一起，催生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的春天的到来。

在我的印象中，77 级一直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传奇，所以我也一直觉得，今天其实是一批传奇人物的重新集合。我看到今天《南方日报》对诸位返校的报道，题目是“康乐园中改时运，各擅才名四十年”，这标题并不大合格律，但题目的意思真是很周全、很贴切。诸位入读中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文系的命运。在诸位面前，我是文学研究的后辈。我很久以前就听说当代的文学学术界有“南吴北陈”的说法。南方中山大学的吴承学教授，北方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们南北呼应，作为来自中山大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支撑着全国文学研究的大格局。这当然是中大中文系引以为傲的。

因为最近出差较多，我未能充分了解中文 77 级校友的详细情况，但我也隐约听说，这一届的同学在学界、新闻界、政界、商界都有一批非常影响力的人物。我想，正是这种影响合力，才使得中

文 77 级的“传说”一直在继续。

昨天晚上，第一场“中文系校友论坛”在中山先生曾经演讲过的怀士堂举行，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陈平原、杨煦生和中山大学吴承学、周小兵四位教授举行了“跨越四十年的对话”活动，我很荣幸担任主持嘉宾。我们围绕四十年前的生存状态、康乐园时光、学术历程、对年轻学子的寄语四个方面展开，畅谈了三个多小时，怀士堂自始至终座无虚席，加上前面席地而坐的，后面一直站着的，我相信他们也同我一样，沉浸在这种似乎遥远却如同眼前、闲坐说往而令人遐想的纯美时光之中。这也是我近年不多见的热烈场面。这说明什么？说明 77 级的事，已经不只是 77 级一个年级的事，而是成为了大家共同关注的事。作为一段历史，一种现象，“77 级”已经有了足够够研究的价值和空间。

但四十年的人生感悟又岂是一场对话所能穷尽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在一个更开放的空间中继续畅叙师生情、同学情，继续说曾经的中大故事。我今天看到许多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教师都来了，四十年时光荏苒，催白了他们的双鬓，但无法催去的是他们对诸位的情怀，没有什么比这样深厚的师生之情更令人感怀的了。

在几年前，我曾在毕业典礼上做了一个《做一个有温度的中文人》的发言。在昨晚的对谈中，我又提起这个发言，并非我想不起其它的话题，而是深深感到，“中文人”这个称呼真的很美，而支撑这种大美的就是来自“中文”的温度。现在是初冬，诸位对温度的感觉也许就更强烈了。

四位教授的昨夜对谈，诸位今天的集体回家，我相信会在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我们的心里更期待这样的回家要更常态化，集体、数人、一人，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规模，都欢迎各位常回家看看。

新年将至，预祝大家各位新年快乐，并恭祝各位老师、各位校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本文为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在中文系 1977 级入学 40 年聚会上的致辞)



► 77 级校友在中文堂纪念墙前合影。遵照“序齿不序爵”的原则，中大党委书记陈春声站在第三排最左边，陈平原教授旁边，82 岁的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和蔡东士都站在更年长的教授身后。